

与大师面对面精品丛书

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奖
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
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

冰心散文奖

老舍散文奖

普通人

跟大师学感恩

全国中考高考热点作家

2010年首届全国中小学师生最喜爱的当代作家

魏书生、孙云晓、王松舟、陈鹏等70

多位名校校长、特级语文老师

联袂推荐

梁晓声

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(插图赏析版)

严

著

普通人

与大师面对面精品丛书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普通人/梁晓声著. —北京: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 5
ISBN 978-7-5656-1507-8

I. ①普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1935 号

与大师面对面精品丛书

PU TONG REN

普通人

梁晓声 著

责任编辑 于胭梅

封面设计 王 尧

责任校对 李佳艺

责任印制 何景贤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
邮 编 100048

电 话 68418523 (总编室) 68981197 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cnupn.com.cn

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147 千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相像

——梁晓声作品读后感

好书对读者产生的效果，不是说服而是感动。读梁晓声先生的《母亲》（《慈母情深》），曾经让我泪流满面。这不仅折射出文字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温暖的忧伤，于我也是一种灵魂质地的检测，它表明我依然具有柔软纯净的心灵。惠特曼说过：“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相像！她们的心始终一样。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。”梁先生笔下的母亲，是普天之下所有母亲的一个缩影、一扇窗户，打开她，必将打开一切母爱的情感闸门。因此，由“我的母亲”到“天下母亲”，由“一位母亲”到“万千母亲”，是我们选择此书的一个自然生发的情感逻辑。读书，不过是一个“推己及人”又“推人及己”的循环往复、螺旋上升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没有任何人对你说教，而你却能在不知不觉中深受其教。读梁晓声先生的书，便是如此。

王崧舟

2012年6月29日

王崧舟，男，1966年10月出生，浙江上虞人。大学本科学历。中学高级教师，特级教师。系国家级学科带头人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浙江省小语会副会长、杭州市小语会会长。现任杭州市拱宸桥小学教育集团理事长兼拱宸桥小学校长。



读梁晓声作品感悟

他是一个和读者面对面蹲着说话的人。他并不认为当了作家就是缪斯的代言人，就可以俯视大地，挥斥方遒。他感念苍生，始终默默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，忧百姓之忧，想百姓所想。

基因决定性格，性格影响人品。有的人有猴气，有的人有虎气，有的人只有猫的媚态。梁晓声兼有牛的执著和羊的善良。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。他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和讴歌者。这正是梁晓声的本色，也是他的作品富有生命力、能长久打动人心的缘由。

潘国彦

潘国彦，男，中共党员，编审。曾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；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副总编辑；《中国出版年鉴》主编；国家出版局综合处副处长；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秘书处处长；新华社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》编委；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；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版顾问团顾问。已在境内外发表评论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书评、研究报告 200 多万字。



青少年朋友的良师益友

——梁晓声作品读后感

梁晓声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。八十年代初期，他的短篇小说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父亲》和中篇小说《今夜有暴风雪》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、短篇小说奖，梁晓声这个名字便为海内外众多读者所知晓。他身为知识青年，曾在黑龙江北大荒这个荒芜而肥沃的土地上长期磨炼，经历了生活的苦辣酸甜。风霜雨雪的丰富见闻，铸就了他坚韧的素质、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。梁晓声通过小说展现了生动、鲜活而泥土气息浓郁的现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感染并感动、教育着读者，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巨大的激励与鼓舞。他塑造的丰富多样的艺术形象使人过目难忘，历久弥新——这是梁晓声作品给人最鲜明的印象，也是他最重要的特征。

进一步走近梁晓声，我们还看到他那些被人称为“另类散文”的大量著作。这里，有关于父兄姐妹、亲朋邻里、社会人生以及国际时事等多方面生活内容的文字，不仅数量可观，而且独具特色。有人评论说，他的这些作品的特色是“爱憎分明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；情真意切，人间苦乐，皆成文章；从前、现在或将来，世事纷繁，点点滴滴，所见所闻，所思所想，皆成文章；猛兽昆虫，生命百态，信笔写来，皆成文章”。可见，他写作选材之广泛，思维之独特，文笔之跌宕，情感之率真，实可谓皇皇大观，独树一帜——这是梁晓声作品的又一个重要



的特征。

在《关于母爱》一文中，他说：母亲们为了儿女能够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，不管儿女是否呆傻、疯癫、残疾以至瘫痪，甚至面目奇丑，类似非人，而母亲的爱都时时刻刻不离开他的身边，绝不嫌弃、不放弃，甚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，而又无私无怨无悔。

梁晓声作品中洋溢着一种伟大的爱，震撼人的肺腑，洗涤人的灵魂，让人心灵充满温情善良，充满了爱，实属人性中最美最美的那一部分。在《感激》一文中，他述说自己几十年生活中曾遇到过的许许多多的好人，得到过的无数的关怀、爱护、帮助和支持，这种种美好，使他备感温暖，充满力量。今天一想起来，常常便会油然而生无限的感动、感激和感怀的情愫，以致影响着他人的人生，决定着他人生的走向和一切。

正是这种真诚的爱，使他终生难忘，从而内心产生强烈而深挚的感激之情，并且让他决心以种种努力去回报他人，回报社会——显然，这是梁晓声能够取得今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现在，看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《梁晓声精品集》，感到这正是广大青少年最需要的好作品。我为此深深感动。这里有青少年心灵成长最重要的营养——教人懂得善良和感恩，教人在贫困中依然保持一种乐观和向上的尊严。今天能够及时读到这部如此内容丰富、感人至深的文字，实在是一种缘分，一种幸运。

胡德培



胡德培，男，编审。新闻出版事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。1959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在《文艺报》、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。曾担任《新文学史料》和《当代》杂志副主编，有《〈李自成〉艺术谈》《艺术规律探微》《胡德培散文》《瞩望星河——近二十年中国长篇小说艺术》《文学缘——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》等著作。



目 录

初恋杂感

- 2 初恋杂感
- 10 16路公共汽车咏叹调
- 15 家，一类“合资单位”
- 18 我的发小
——大小的故事
- 32 我的发小
——二小的故事
- 37 烛的泪
- 49 女娲和夏娃
- 53 爱的快餐

普通人

- 73 普通人
- 83 代沟



89 还是爱兵

98 温馨

107 孩儿面

我与文学

115 我与文学

151 戴橘色套袖的人

157 读是一种幸福

159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

163 人性和它的意义

170 人生因阅读而精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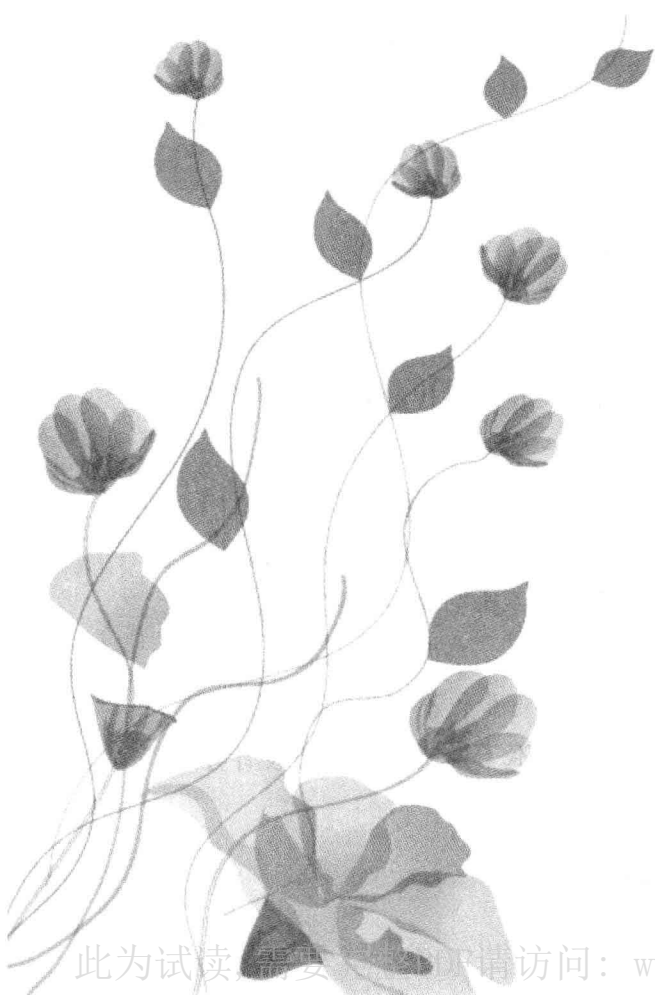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梁晓声作品编后语

175 媒体及教育系统对本书的推荐阅读名单





初 | 恋 | 杂 | 感





普
通
人

| 初 恋 杂 感 |

初恋所以令人难忘、盖因纯情耳。

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。青春已逝，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。许多读者总以为我小说中的某个女性，是我恋人的影子。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她们仅是一些文学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。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。她们的存在，只证明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喜爱温柔的，善良的，性格内向的，情感纯真的女性。

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，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，发现他们（当然包括我），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，尽管千差万别，但大抵如是。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。开朗活泼的性格，对于年轻的女性，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。在和时代的对抗中，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。

文章又进一步论证，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，似乎足以得出结论——在情爱方面，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。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。我那个连队，有一排宿舍——破仓库改建的，东倒西歪。中间是过廊，将它一分为二。左面住男知青，右面住女知青。除了开会，互不往来。幸而知青少，不得不混编排。劳动还往往在一块儿。既一块儿劳动，便少不了说说笑笑，却极有分



寸，任谁也不敢超越。男女知青打打闹闹，是违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，是要受批评的。但毕竟都是少男少女，情萌心动，在所难免。却都抑制着。对于当年的我们，政治荣誉是第一位的。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。

星期日，倘到别人的连队去看同学，男知青可以与男知青结伴而行，不可与女知青结伴而行。为防止半路汇合偷偷结伴，实行了“批条制”——离开连队，由连长或指导员批条，到了某一连队，由某一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签字。路上时间过长，便遭询问——哪里去了？刚刚批准了男知青，那么随后请求批条的女知青必定在两小时后才能获准。堵住一切“可乘之机”。

如上所述，我的初恋于我实在是种“幸运”，也实在是偶然降临的。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，二十三岁。已当过班长，排长。获得过“五好战士”证书，参加过“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。但没爱过。我探亲回到连队，正是九月，大宿舍修火炕，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，还没抹泥。我正愁无处睡，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——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，二十七岁。在我眼中是老大姐。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。

她说她回黑河结婚。她说她走之后，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，守着四间屋子，她有点不放心。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。麦场后面就是山了。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。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，住到她回来。

我犹豫。顾虑重重。她说：“第一，你是男的，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壮胆。第二，你是教师，我信任。第三，这件事已跟连里请求过，连里同意。”我便打消了重重顾虑，表示愿意。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。卫生所一个房间是药房（兼作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），一个房间是门诊室，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（只有两个床位），第四个





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。四个房间都不大。我住临时看护室，每晚与小董之间隔着门诊室。

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，在头一个星期内，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。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。因为她起得比我早，我去上课时，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。她很爱她的工作，很有上进心。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，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。下午，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——除了病号，知青都出工去了，大宿舍里很安静。往往是晚上十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。

“梁老师，回来没有？”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。

“回来了！”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。

“还出去么？”

“不出去了。”

“那我插门啦？”

“插门吧。”

于是门一插上，卫生所自成一统。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，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。

“梁老师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的手表停了。现在几点？”

“差五分十一点。你还没睡？”

“没睡。”

“干什么呐？”

“织毛衣呢！”

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只有那一次，我们隔着一个房间，在晚上差五分十一点的时候，大声交谈了一次。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



近谁。我的存在，不过是为她壮胆，好比一条警犬——仅仅是为她壮胆。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使我们不得接近。亦不敢贸然接近。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，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。因为那种拘谨心理，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。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。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，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“居心不良”。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，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。其实我们都想接近，交谈，彼此了解。

小董是牡丹江市知青，在她眼里，我也属于大城市知青，在我眼里，她并不美丽，也谈不上漂亮。我并不被她的外貌吸引。

每天我起来时，炉上总是有一盆她为我热的洗脸水。接连几天，我便很过意不去。于是有天我也早早起身，想照样为她热盆洗脸水。结果我们同时走出各自的住室。她让我先洗，我让她先洗，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
那一天中午我回到住室，见早晨来不及叠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房间打扫过了，枕巾有人替我洗了，晾在衣绳上。窗上，还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纱布窗帘。放了一瓶野花。桌上，多了一只暖瓶，两只带盖的瓷杯，都是带大红喜字的那一种。我们连队供销社只有两种暖瓶和瓷杯可卖。一种是带“语录”的，一种是带大红喜字的。我顿觉那临时栖身的看护室，有了某种温馨的家庭气氛。甚至由于三个耀眼的大红喜字，有了某种新房的气氛。我在地上发现了一截姑娘们用来扎短辫的曲卷着的红色塑料绳。那无疑是小董的。至今我仍不知道，那是不是她故意丢在地上的。我从没问过她。

我捡起那截塑料绳，萌生起一股年轻人的柔情。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，我走到她的房间，当面还给她那截塑料绳。那是我第一次走入她的房间。我腼腆至极地说：“是你丢的吧？”





我捡起那截塑料绳，萌生起一股年轻人的柔情。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，我走到她的房间，当面还给她那截塑料绳。



她说：“是。”

我又说：“谢谢你替我叠了被子，还替我洗了枕巾……”

她低下头说：“那有什么可谢的……”

我发现她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女军装——当年在知青中，那是很时髦的。还发现她穿的是一双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。

我心如鹿撞，感到正受着一种诱惑。

她轻声说：“你坐会儿吧。”

我说：“不……”

立刻转身逃走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心仍直跳，久久难以平复。

晚上，卫生所关了门以后，我借口胃疼，向她讨药。趁机留下纸条，写的是——我希望和你谈一谈，在门诊室。我都没有勇气写“在我的房间”。

一会儿，她悄悄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们也不敢开着灯谈，怕突然有人来找她看病，从外面一眼发现我们深更半夜地还待在一个房间里……

黑暗中，她坐在桌子这一端，我坐在桌子那一端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不着边际地谈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算多少了解了她一些：她自幼失去父母，是哥哥抚养大的。我告诉她我也是在穷困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。她说她看得出来，因为我很少穿件新衣服。她说她脚上那双皮鞋，是下乡前她嫂子给她的，平时舍不得穿……我给她背我平时写的一首首小诗，给她背我记在日记中的某些思想和情感片断——那本日记是从不敢被任何人发现的。她是我的第一个“读者”。

从那一天起，我们都觉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她到别的连队去出夜诊，我暗暗送她，暗暗接她。如果在白天，我接到她，我们就双双爬上一座山，在山坡上坐一会儿，算是“幽会”。却不能太久。还得分路回连队。我们相爱了。拥抱过。亲吻过。海

